

印尼孔教28天行记 (二十一)

作者陈勇



印尼孔教总会办公室

佛教宣称其忠义足可护法，并传说他显圣玉泉山，皈依佛门，因此尊他为“盖天古佛”、“护法伽蓝”。道教则奉关公为玉皇大帝的近侍，尊他为“翊汉天尊”、“协天大帝”或“武安尊王”，协天宫的名字就是因协天大帝而起。令人称奇的是，加拉璜协天宫的大门顶上除了双龙以外，还塑有一尊硕大的螃蟹像，而东爪哇省 (Jawa Timur) 厨闾市 (Tuban) 的关圣庙 (Kwan Sin Bio) 门上也塑着一尊更加硕大的螃蟹像。据说印尼华人经常要出海，相信螃蟹能够保护他们，所以就放在关帝庙供奉起来，这也是华夏宗教信仰在印尼本土化的一个显例。除了关公以外，协天宫内还供奉有观音菩萨、玄天上帝、太上老君、福德正神、土

地伯等神祇。有意思的是，墙上挂的释迦像与观音画像似乎没有什么差别，具有鲜明的女性特征，体现出端庄凝静的阴柔之美。

加拉璜的孔教礼堂坐落在慈济宫内。慈济宫是一座儒释道三教兼容的寺庙，但与多别的寺庙不同的是，三教在慈济宫内有各自独立的庙堂，彼此分隔，互不干扰。孔教礼堂在楼上，能容纳八十人左右。礼堂的正中央是孔子画像，前方是香案和供桌，上面摆放着鲜花和香烛。画像两侧分别是中文和印尼文的“八诚箴规”，再外侧则是“咸有一德”和“惟德动天”两联，还附带有汉语拼音。加拉璜孔教礼堂新建不久，是我迄今见到的最漂亮

的礼堂之一。我们到达的时候，礼堂差不多已经坐满了。这里的礼拜活动每逢农历的朔望日举行，也就是每月两次，而不是每周一次。一位名叫卢华沅的老大姐，精神健朗、中文流利，她告诉我这里的礼堂严重短缺孔教职业人士，既没有文师也没有教生，更不要说学师了，礼堂的道亲好轮流上台讲道。今晚讲道的是孔教总会主席黄耀德的母亲，一头银发，神采奕奕，赢得了满堂的欢呼。这里的孔教礼堂活动内容与我在茂物县见到的大体相似，是举行上香仪式的三位女士身着白色短褂，虽说也是孔教制服，但缺乏长袍的端庄肃穆之感。随后我给大家演讲的题目是“儒教作为生生不息的传统在21世纪的中国”，也就是几天前在建国大学为孔教学生们讲的内容，但我今天重在演示一些图片。一位名叫特迪的大学生担任我的翻译，他来自西加里曼丹的坤甸市 (Pontianak)，能讲地道的中文。那里的华人比较多，中文教育也比西爪哇普及得多。但特迪此前从没有接触过孔教，所以今晚的经历对他来说也是受益良多。

宣道活动结束后，黄耀德先生和我一同前往协天宫，与那里的道教和佛

信众切磋交流。儒释道三教的人围坐一桌，喝着饮料，品着小吃，天南海北地闲聊，的确是一道颇为有趣的风景。黄耀德先生每进一座寺庙，都要恭恭敬敬地上香礼拜，不少其他孔教人士也都如此。相对而言，有茂物县的孔教信众主要祭拜孔子及其弟子，与佛教和道教融合的成分最少。加拉璜当地华人社区的三教兼容不仅体现在信仰上，而且表现在组织管理上。孔教会主席李先生和秘书长陈国源都是协天宫的理事会成员，而黄耀德先生捐赠的一幅关公油画则摆在寺庙内一个显眼的位置，上书一副对联：志在春秋功在汉，心同日月义同天。协天宫没有像孔教礼堂那样的宣道或礼拜活动，各种宗教信仰的人都可以来这里向关公和其他神祇烧香祈福，特别是每逢这些神祇生日的时候，人

山人海，热闹非凡。

在短短的一周时间里，从雅加达到周围的几个城市，我有幸见识了印尼孔教发展的诸多方面，虽说是跑马观花，但也是大开眼界，收获颇丰。印尼华人在当地落地生根，同时又努力保存自己的文化传统，固执于自己的身份认同，他们用血泪和汗水谱写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故事和传说。丹格朗的林振鹏、林振智兄弟，茂物县西芒格的梁叶喜，雅加达华商张锦泉，孔教总会主席黄耀德，加拉璜的公证师菲菲，加拉璜孔教会主席李先生，似乎都在用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，向我印证华人在印尼商界所具有的“神话”一般的地位。喜耶？忧耶？我不禁悄声问自己。希望1998年那样的排华悲剧永远不要再上演。

未完待续



雅加达缩影公园的孔庙